



胡须刮净

无偿给予的力量

世上的每一种权力都会要求些什么。

一张选票。

一次购买。

一个签名。

一份忠诚。

一份利益。

就连爱，一旦进入组织，迟早也会递上账单。

然后，存在着一种反常的力量，它逃离了交换的逻辑。无偿给予。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力量，同时也是最不被理解的力量。

耶稣不是开端，但他是第一个使用话语的语言、并把它变成一种能够自己行走的叙事的人。

他没有建立军队。

他没有创办银行。

他没有开设圣殿。

他没有征服领土。

他创造了一个故事。

而当一个故事强大到足以比它的讲述者活得更久时，就会诞生某种权力一眼就能认出的东西：影响力。

就在那时，企图诞生了。

不是爱他的企图。

不是理解他的企图。

而是无需与他交锋便能驾驭他的企图。

作为讲述者，这就是我想象中的画面。

一个身穿长袍的男人。

高个子。

英俊。

长发。

胡须刮净。

他穿过喧闹的人群，不提高嗓门，却依然能够开口说话。

他不是对所有人说话。

他是对每一个人说话。

话不多。

句句恰当。

不下命令的话语。

开启的话语。

比沉默传得更远的话语。

先知就是这样诞生的。

不是在有人宣告他的时候。

而是在人们开始向别人讲述他的时候。

但圣殿里的人注意到，有些东西正在改变。

来的人数在下降。

好奇心在转移。

注意力也是。

而谁控制了注意力，谁就控制了权力。

于是他们把他召进宫里。

官方说法是要弄清他是谁。

实际上是要弄清如何阻止他。

他没有穿法利赛人的长衣。

他没有缠头巾。

他没有佩戴权威的徽章。

他也没有留那标志着那个时代主流模式的长胡子。

在审问中，他们试图把他拉回边界之内。

给他分一个类别。

给他找一个标签。

把他变成他们早已熟知之物的一个次等版本。

但他总是溜走。

而有一个回答尤其像一支箭，穿越了时间：

你为什么看见我眼中的刺，却不在意你自己眼中的梁木？

指的是胡子。

因为每一种权力，当它再也无法为自己的矛盾辩护时，就会去审视对方的细节。

借着他的体系，他教会了人们一种新的可能：

活在模式之外。

不是反对体系。

而是在它之外。

这要危险得多。

因为体系懂得如何防御对手。

它们却很难理解一个干脆不再按它们的规则玩的人。

接着，政治按它的老路走了下去。

它一向如此。

当它无法在平等的较量中打败他时，它就使用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武器：减法。

拿走。

削减。

简化。

把公众放在一个早已做好的选择面前。

广场上的交易，就像每一场精心策划的操作一样到来。伪装成民主。

胡须刮净的耶稣，还是留着胡子的巴拉巴。

自由，还是模式。

不可预测，还是归属。

这场游戏很容易。

模式赢了。

就像它几乎总是赢那样。

但恰恰在失败的那一刻，无偿给予显露了它的真正本性。因为传统的权力会作出反击。

无偿给予则会理解。

他用一句话作答，这句话至今没有任何组织、任何政府、任何算法能够完全解释：

宽恕他们，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不是辩解。

这是一份诊断。

剩下的事，他的门徒完成了。

他们写了一本书。

或者，也许是某种更加罕见的东西。

他们写下了一个能够存续数千年的叙事。

被译成每一种语言。

被每一种文化穿越。

被每一种宗教诠释。

被质疑、被爱、被扭曲、被改写、被捍卫，也被攻击。

然而它依然在这里。

从来没有任何企业部门能够比得上它的发行量。

没有任何广告版面比得上它的持久。

没有任何标志比得上它的辨识度。

因为产品在市场上流通。

叙事在人与人之间流传。

这个视角里没有褻渎。

只有讲述的绝对权利。

一种在他们的市场之外运行的权利，独立而不受干扰。

不同意的人，尽可以去找别的书，在那里读到任何更适合他们的模式。

说到底，这就是耶稣的力量。

不是武力的力量。

不是金钱的力量。

不是统治的力量。

是无偿给予的力量。

唯一一种在讲述者离去之后仍在流转的力量。

Ferdinando